

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孙明梅  
电话 67655539 Email:zzrbq@163.com

人在途中

# 人老更重情

任予迪

近一段时间,老婆是有点不高兴,跟她说话吧,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前几日,我正趴在电脑上写稿,老婆凑过来说道:“老公,最近怎么不去爸爸那儿喝酒啊?”我回答道:“没空,我要上班啊。”老婆骂道:“呸,以为还真的让你去啊,你去浪费几瓶啤酒不说,还要搭上几个菜,我爸爸亏死了。”

说的也是,近一个月我都在忙于工作,好长时间没去岳父家了。不过,去了也不好,麻烦。每次去岳父家的时候,他们总是忙着洗菜,做饭,买啤酒,咱吃完喝完,嘴巴一抹,睡觉,可辛苦两位老人了。

上个周末,我在家闲着没事,便提议到岳父家去玩,老婆马上答应了。那天,我们很早就起床,在街上随便买了些早点便驱车到了岳父家。我们的到来,令岳父岳母都很高兴,岳父马上提篮上街买菜,岳母则马上拿了几个啤酒放在冰箱里,然后去叮嘱邻居家的牌迷跟我打牌。

为了我们的到来,岳母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,什么鸡翅啊,卤牛肚啊,满满的一大桌子。我开玩笑说:“炒这么多菜啊,那我们天天来蹭饭算了。”岳母笑道:“来来,就怕你不来。”老婆撇了撇嘴,骂道:“你来,你来咱家不被你吃穷了?”

酒桌上,岳父感慨地说:“哎呀,小任啊,我三个女婿,就你在我身边。那两个在外地,逢年过节都难得回来一次啊。你离我这么近,想喝酒的话,爸爸这里酒还是有的,菜也会炒两个,你只管来,也不要你带什么礼物礼品什么的,陪爸爸喝酒,爸爸就高兴啊。”我点头称是。

哎,总是以为到岳父家会增加他老人家的麻烦,哪知事情并不是这样。老人嘛,需要的是亲情,儿女经常来看看,也会让老人家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满足啊。

再想想老婆说的那句“你去就是浪费啤酒”,原来是一句反话啊。回到家里,老婆像只乌鸦,一会儿问要不要吃瓜,一会儿问要不要喝饮料,真是烦死了,最难消受美人恩啊,不过,这也是反话,呵呵。

心灵驿站



# 爱情银行

盛小兵

跟于政真正熟悉起来,是缘于一顿午餐。那天,我们在电梯里相遇,我说:“天冷,要不起拼餐吃个火锅?”他正好也没有什么应酬,想了想便答应了。

都是年轻人,又同在一栋写字楼工作,有了上次的拼餐,很自然便也有了第二次,第三次……渐渐地,就有情愫在我们的一来一往中滋生。

我向来是不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男子。对于于政的表白也是如此,我对他说:“我喜欢你,从第一次遇见你你就是。”于政的回答是:“给我点时间。”

可是,我知道于政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四年的恋爱,他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。用他的话来说,现在的我更像是他的异性闺蜜。

但是我一样。我很投入,热烈如我,不管于政愿意不愿意,我都要他时刻扮演好男友的角色,这有利于他及早走出一段感情的余孽,不说治疗一段感情的伤,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?

只要不应酬,他必须要陪我一起吃饭,压马路,送我回家;周末只要天气好,我一定会拉他去郊游;若是赶上生日或节日,蛋糕和礼物是必不可少的……

对于我的众多要求,于政也曾表达过自己的不满。可是,我依旧我行我素。一天,我宿舍的水龙头坏了,我马上给他打电话,让他务必在第一时间赶到。

急急忙忙赶来的于政,发现我宿舍的保安并没有休息,立即不悦地说:“为什么非得我来?找保安不就行了?”看他真的生气,我只好做出一副可怜:“我就是喜欢你让我来。”然后,我拿出一个很精致的密码本,记下了发生的事情。

看我神情神秘的样子,于政好奇心起,趁我不备一下抢走了我的密码本。

3月16日,晴天,他请我吃了提拉米苏,然后陪我压马路,送我回家。心形指数:5颗。

3月22日,多云,他叮嘱我多穿衣服,不要感冒。心形指数:3颗。

……

里边琐碎地记了很多,于政看不明白,于是问我:“这些是什么?记这些干吗?”

秘密一下被人戳穿,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他:“这些都是你对我的好,我一笔一笔给你记着。以后,如果你对我不好了,我就一笔一笔的勾掉,如果这些心形指数没了,也就是你我分手的时候。”

于政笑:“你真傻!你怎么不拿我对你的好和你对我的好,来对比勾掉呢?”

我拿出密码本,认真地说:“所以我要你对我好,因为存够爱的余额,这样即使你用半辈子的伤害来对我,也依旧还会有爱的余额。”

我想,聪明如他,于政该会明白,那个密码本我不是用来记账,而是给我们的爱设了一个银行,来坚定自己那颗爱他的心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城市表情



# 老公陪驾

崇新会

“老公陪驾,必然吵架。”在老公陪驾前,朋友小丽和小倩就对我发出了警告,她们说找谁陪驾也不要自个老公陪驾,她们准能把你熊死,除非你老公脾气十分的好。

老公的脾气不算特好,但他的车技却是一流,为了秉承教练熟能生巧的理论,让老公陪驾,刚好能让我快速提高车技,何乐而不为呢?我这样想。

从车开始启动,起步熄火,忘拉手刹,停车动作太大,行驶太靠中线,过洞不知道会灯等,用老公的话说我已一无是处,刚开始他还能耐心地纠正我,后来他的指责声越来越大,终于他吼起来,因为我在一次换挡时看了一下档

杆,结果险些让车偏离轨道!他大声嚷道:“你这样开车我能放心吗?大冬天把我吓出一身冷汗,这会要命的!你知道不?!”最后四个字,他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

我不知所措,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,马上让我联想到凶恶的教练,我心中一阵难过,一个女人的学车史简直就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血泪史啊!为了学本领,我只好轻声地求老公说:“你声音小点行吗?再这样吓下去我连刹车和油门都会分不清的。”

“开车无小事,亏你还贪嘴!”老公终于把声音降低了两个八度。平时老公对我还是蛮客气的,可一当陪驾他就原形毕露,他

可能意识到了这点,于是不再说话,看架势是我爱咋开就咋开吧。“怎么不说话了?不说话我咋知道哪不对了?嘿!继续嚷!”我说。

他说:“你当我想嚷嚷呀,我不是怕出危险吗?就你这破水平,将来你开车出门,我在家除了揪心估计啥事也不用干了!”

可是高水平是嚷出来的吗?尽管我虚心脾气好,但是我也讨厌被人狗血喷头地开训呀。想想小丽和小倩,她们反击老公可绝对有高招。

小倩面对老公唐僧式的碎碎念,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,把车停在路边,向老公咆哮:“你给我下去,我自己能开回家!”

小倩面对老公公三喝四,实在受不了了,一句“你开得好你开吧,我自己走回家!”然后摔门下车。

老公陪驾,技术落差太大,往往担惊受怕且吃力不讨好,其实欲速则不达,恨铁不成钢,有话慢慢说,有理慢慢拉,别没教会老婆开车,反而先伤了感情。

老婆被陪驾,要摆正心态,技不如人时,要学厚脸皮,笑对老公吆喝声,待待干老公腹内所有真经时,再给他颜色看。

女人学车,当如结婚,车和爱情都有磨合期,从生涩到默契,时间能解决问题。在老公陪驾的暴风骤雨日子里,我的车技大增,一次我超车不够果断,老公刚熄火山爆发,我抢先说:“我超车有问题,是吧?摸不准你的脉,我就不好兽医!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手里这份护照——瑞士护照——是你本人的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请你回答:为什么这份护照——你本人的护照——上边没有进入比利时的海关印章?”

这就是瓦尔梯案件的结局。尽管他如何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否认是敌人的间谍,说是被白人带东西,但对这个始终无法回答。韦尔纳·瓦尔梯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,按照对待严重间谍案的惯例,总检察长——后来成为勋爵的威廉·约维特——命令继续审判。审判进行了一天多,法庭判决“有罪”。后来瓦尔梯被处决。

谨慎过分

大部分德国人有“Gründlichkeit”的癖好,这个德文词可以译作“谨慎”,或者更通俗一点,译成“面面俱到”。学员们总是说细心就是才干,可是据我查过的物品就放到一边。这个大厅酷似海关检查站或者慈善机构的施舍者。

4月的一天上午,比利时军官对我说:“劳驾,上校,这是干什么用的?”

我眉头一皱,看别人打断我的工作。比利时人正在查看蒂莫斯的一个粗糙的旧钱包,在钱包里发现一个装有灰色粉末的信封。我不高兴,嗔怪地说:

“我怎么会知道?我又不是流动化验室!你让粉末送化验室,让他们尽快给你化验报告。”

我继续检查西班牙长枪党分子的物品。两三分钟之后,我听到一个胆怯的、低低的声音:

“上校,实在对不起,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?”

我很恼火,甚至想应当开一次会,专门批评不称职的年轻人。正是在这时,我看到他手里的东西:一小捆棍棍——那是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的那种小棍。

“我的上帝!”我叫出声来。“怎么啦,上校?”

“没什么。你把棉花拿出来给我看!”

“棉花?”这次倒是他吃惊了。我从眼神里看得出来,他怀疑我精神失常。可是,鉴于我是他的上司,他不得不再一次去翻嫌疑人的钱包。当他真从钱包的另一层里找到一小团棉花时,简直惊呆了。这样,又一宗德国间谍案被发现了。

18

万家灯火

# 孝子难当

虎东雨

长,因保姆涨工资后,又提出休假未果而走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得不启用第二个轮养计划,结果是以上次同样的原因而再次宣告失败,又重新回到了找保姆的老情况,不过这一次不错,找的保姆挺好,后因某种特殊原因,由自家人以保姆的身份接替了保姆的工作,运行效果还可以,一直到老母亲患中风,和父亲同日同住一病室为止。

老母亲和父亲出院回家后,根据两个病人(其中一个落下后

遗症,生活不能自理)需要照顾的实际情况,我们兄妹4人共同商定,增加侄子以保姆的身份参加护理工作,其费用连同原来保姆的费用,全部从父亲办企业的收入中支付,这种办法勉强维持到2011年6月,无奈之下,又启动了第三个轮养计划。

新计划从7月份开始,仍然由我打头,轮到谁家,父亲都给相同的不少于住中等养老院的费用。目前已经是第三轮了,从前两轮的运行情况看,基本上可以,在两个弟弟和妹妹家的情况我了解不多,例是在我家的情况有点别扭,每一轮老母亲和我都会因生活习惯闹点矛盾,有时还伤了母子感情,影响到母子关系,好歹老母亲不会走路了,她不能说走就走了,不愉快也实属无奈,我目前的感觉是心累大于身累,孝子难当也要努力当。

中场休息,孝子与久美子朝添田所在的门口走去。

添田紧紧尾随着母女俩来到走廊,走到一半,他突然停住了——他看见久美子的红西装在眼前的走廊上,孝子也在走廊上。站在母女对面的,正是外务省欧亚局的村尾课长!

只见村尾课长手持香烟,与孝子交谈甚欢。那和蔼可亲的表情,与添田见到的村尾课长截然不同!

三人站着聊了五分钟。开暮的铃声响起,课长毕恭毕敬地向孝子点头告别。

他突然想到,“外务省井上三郎”这个名字,会不会是村尾课长的假名?然而,如果寄信人真是村尾课长,他何不当堂正正地写自己的名字呢?

东京都世田谷区XX町。十月十三日早上八点。路过这一带的农夫在距离国道五百米的田间小路上,发现了一具男尸。

男子俯卧在地,身着黑色上衣,一看材质就知道并非上等货。

鉴识课的调查结果,死亡时间为前一天(十二日)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,也就是说尸体发现时间为死后十到十一小时。死因是绞杀。凶器类似麻绳,在颈部留下了深深的勒痕。死者的年龄为五十二岁,体格较为健壮。

钱包就放在衣服的内侧口袋里,里面所装的现金一万三千多日元安然无恙。调查当局由此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性,转而由仇杀这条线展开调查。

监视厅将此事通报媒体,请求协助。当天的晚报一刊登这条消息,就立刻有人提供了线索。

报警人是品川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的老板。旅店名叫“筒井屋”,老板筒井源三郎声称,晚报上登出的被害者,极有可能是自己店里的住客。

于是搜查本部立刻将这位老板带来认尸。一见面首,老板当即确认,就是他!他说这位客人在两天前,也就是十月十一日晚上在店里住了一宿。

警方马上调查了登记簿。被害人如此写道:

奈良县大和郡山XX町杂货商伊东忠介五十一岁

第一名牺牲者出现

被害者的身份查清了。搜查本部欢欣雀跃,立即致电郡山警署,向被害者家属求证。

一小时后,郡山警署来电称,辖

世相百态

# 老妈管闲事

冯海鹏

走得慢还没来呢!志忑不安地又等了将近一个钟头,老妈依然没来,打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。

不能等了,我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。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门口,却发现老妈正一脸焦急地坐在台阶上!我顿时来了火:“妈,你怎么回事啊?叫人等得急死

了!”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万家灯火

# 与婆婆做“闺蜜”

程磊磊

现在的年轻人谁都不喜欢和老人住在一起,尤其是婆婆。婆婆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,现在更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,父母与孩子之间可以成为朋友,为何婆婆之间不能成为闺蜜呢?

婆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,可是婆婆从小是在有文化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,文化程度也不低。在她们的年代,一个高中生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了,因而我和婆婆之间没有太多的隔阂与代沟。

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,出于一片孝心,我们把婆婆接到了城里来住。在我们家里只有我和婆婆两个女性同胞,况且我们在城里都没有其他的朋友,久而久之,我和婆婆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。

先不说别的,就从美食这一块来说,我们对食物都比较讲究,必须要营养均衡才行。因而当我们爱上同一道菜时,婆婆又一直带着孙子,衣服肯定不会太讲究,也没空逛街购物。现在宝宝都上幼儿园了,我也该好好打扮打扮老太太了。

在逛街购物的过程中,不仅放松了婆婆的心情,而且我发现她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很高,时间一长,婆婆就成了真正的网民

了。我们一起在网上淘宝,一起看韩剧,一起聊网上看到的人文趣事。就这样,我们在一起的兴趣爱好也趋于一致了,婆婆也渐渐变得时尚了起来。

慢慢的,婆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不断的增强,就连逛街购物我们都要一起。爱美是女人的天性,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,相信购物尤其是买衣服永远是她们最爱干的事情。婆婆一直带着孙子,衣服肯定不会太讲究,也没空逛街购物。现在宝宝都上幼儿园了,我也该好好打扮打扮老太太了。

在逛街购物的过程中,不仅放松了婆婆的心情,而且我发现她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很高,时间一长,婆婆就成了真正的网民

了。我们一起在网上淘宝,一起看韩剧,一起聊网上看到的人文趣事。就这样,我们在一起的兴趣爱好也趋于一致了,婆婆也渐渐变得时尚了起来。

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# 我的反间谍生涯

“对。”

“我手里这份护照——瑞士护照——是你本人的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请你回答:为什么这份护照——你本人的护照——上边没有进入比利时的海关印章?”

这就是瓦尔梯案件的结局。尽管他如何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否认是敌人的间谍,说是被白人带东西,但对这个始终无法回答。韦尔纳·瓦尔梯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,按照对待严重间谍案的惯例,总检察长——后来成为勋爵的威廉·约维特——命令继续审判。审判进行了一天多,法庭判决“有罪”。后来瓦尔梯被处决。

谨慎过分

大部分德国人有“Gründlichkeit”的癖好,这个德文词可以译作“谨慎”,或者更通俗一点,译成“面面俱到”。学员们总是说细心就是才干,可是据我查过的物品就放到一边。这个大厅酷似海关检查站或者慈善机构的施舍者。

4月的一天上午,比利时军官对我说:“劳驾,上校,这是干什么用的?”

我眉头一皱,看别人打断我的工作。比利时人正在查看蒂莫斯的一个粗糙的旧钱包,在钱包里发现一个装有灰色粉末的信封。我不高兴,嗔怪地说:

“我怎么会知道?我又不是流动化验室!你让粉末送化验室,让他们尽快给你化验报告。”

我继续检查西班牙长枪党分子的物品。两三分钟之后,我听到一个胆怯的、低低的声音:

“上校,实在对不起,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?”

我很恼火,甚至想应当开一次会,专门批评不称职的年轻人。正是在这时,我看到他手里的东西:一小捆棍棍——那是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的那种小棍。

“我的上帝!”我叫出声来。“怎么啦,上校?”

“没什么。你把棉花拿出来给我看!”

“棉花?”这次倒是他吃惊了。我从眼神里看得出来,他怀疑我精神失常。可是,鉴于我是他的上司,他不得不再一次去翻嫌疑人的钱包。当他真从钱包的另一层里找到一小团棉花时,简直惊呆了。这样,又一宗德国间谍案被发现了。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不敢,只好坐在这里等人回来再说啊!”

老妈看见我像遇到救星一样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急,妈比你更急啊!你看!”我顺着老妈的手指一看,对门的钥匙正插在锁孔里。“这家人出门钥匙丢了,你说来了小偷咋办?我替人拔了也,怕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又